灼艾集

灼艾新集下卷

四明萬表選集
岑逵甫訂証
孫鄴孚重梓

冷齋夜話

東坡曰陶淵明耻爲五斗米折腰便弃官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羡於華軒漢高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自照映千古古人意趣各見於嗜好歐陽文忠喜士常好誦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乾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

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好誦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鷺閑似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求之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也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貴有實

雲峰悅禪師遊叢林被罠長爲明眼尊宿與興化與誂公友、宮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誂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申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誂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居叢林有書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

甜瓜生得苦葫蘆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僧言訖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鴈子治平熙寧間往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交善日酣飲畜一大瓢行歌夜以爲溺器作詩成癖嘗宿奉新觀半夜搥門道士驚料髭披衣啓問其故貫笑曰

偶得何當春以口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夜貫寒甚以席自覆被爾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胃指樂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儒麻鞋乾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分陰不計年後有人見於京師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若欲見者

或出則問寒暄而已令僮掃榻具枕於是揖客解帶對臥鼻息如雷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及暮而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但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司馬溫公曰我平生無大過人但未嘗有
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
根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
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眞
僞相半雖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日識其
僞猶惑之可笑也

龍公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
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閤必盡室
出觀燈當清淨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

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祀烈焰而出頃數百舍爲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笑曰令閤不出邑呂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碧里雜存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

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

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我

聖天子深仁厚澤海內晏然垂休不可計云

梅稍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稍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

忽胴比之沛公傷臁捫足福孰除耶登極後大封已北獨不及稍時稍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稍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稍乎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忻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惜其眞厥明

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彌足相慶登極後訪得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中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盖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也尚虚與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

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户以與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門墻毋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為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旣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

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剏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大學者凡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宮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頹異之衍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

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遠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頭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盡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寶志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鷄鳴山塔中睹其塑像髗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卽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塟之乃見二大缸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甲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徃聖祖異焉勑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

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搢笏之禮

孫蕡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

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鼉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

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

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騎馬去

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愡

閒殺碧桃花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

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訢笑隱泐季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略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

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驅遂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　烈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

極爲可惡名晉蕭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曰殺美人徐知誥鴆翁賊禍伶者其他快巳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我聖祖在御先出肉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律令使之䂓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

之狂狎搢紳以爲笑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　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步輦趨丹扆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自漢以來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賢湄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静庵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甚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徤眞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録聊紀數首以見之遊僊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瑶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黄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

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遥玉階凉露濕宮袍
不辭團扇輕拋柳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
容憔悴向胡天爲惜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
聲色丹青不盡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
消楚歌聲斷此難招貞䰟化作原頭草不逐東
風入漢郊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
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巳中式
名第九沈中第十二長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
己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

覺以語趙二人惟相慶也既而己丑會試趙以初玖日失格被斥況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闈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玆非定數矣乎

名臣經濟錄

孫原貞論馬政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

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房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孳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役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

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二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係順天府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係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徭及種馬倒死者駒馬有虧未免督責追陪其績追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

如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擔幸甚

又論屯種曰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籽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粮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四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筭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

之下屯者尚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
恐民租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劉定之言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備虜之
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隘實則坦途今宜
增兵士繕亭障實隊伍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
因其陸地則縱横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
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
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
又言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
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

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宜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又言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上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衣之領不可倒挈太阿之柄不可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 便殿使臣侍于側大臣奏下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决于萬機也益以熟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親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
竊嘆言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内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彰詔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頻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講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刑部有緊急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

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　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請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事故，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官先行傳議，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

倪岳言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

州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公

已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膺答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

葉居升言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得以兼乎上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蕃屛以復古制

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袤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

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李夢陽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自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是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又言洪武某年　詔曰有能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旣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

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巳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析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

李東陽言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粮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

王恕言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

多彼既以財出身官豈不抜本生民被其魚肉
要須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
題嚴加考試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通寫字
端楷非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
者為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
下等者填註銜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
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之各加勉
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誤士
子而將來官亦得人矣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

商公輅疏其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繫天下安
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
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
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已上京
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太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
不黜國家危矣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
西廠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致仕歸
京兆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

軍無用矣明以京

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分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李東陽題本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　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騷人耳

目傳聞谷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徃恩恃愛傲睨軍民篾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徃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

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啓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王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膺其選

雖一甲三人亦加知外任然後[illegible]使之知民
事也其餘應試者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
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
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
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
不外任庶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
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為異日公卿
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
學文者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
選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制科行人人

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

王恕言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経萬里中間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者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　朝廷洞察其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奏告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

羅欽順言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日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丘濬言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

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户一歲之中一户准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攤以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攤於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攤於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

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爲今之計李何曰李渤謂
盡逃户之産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
去而産則存宜斟酌且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
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
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産安在明
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産以來其
稅若人果散亡産無踪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
如李渤所言絶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
用亦足矣

丘濬言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爲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中式則授以官不中者送國子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及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舉貢與吏員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永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

淹滯葢以
祖宗法制已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
近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
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有因國計不足立納粟
上粮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
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
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
生三閱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
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
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

附選給假家居人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之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獘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

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 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

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耶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替曰請下户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始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户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丘濬言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爲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

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麄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彭韶言廣民之中竈戶尤苦海瀕煮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

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飧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潮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

意矜念遇事寬恤

丘濬言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

之格者非一日矣
丘濬言自唐一代賞功之格有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有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有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有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故在今之勳階散官隨事職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
我 朝異姓爲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公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

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

丘濬曰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

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嘗别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嚴重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非
祖宗初意矣

丘濬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

丘濬曰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
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
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
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
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
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
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

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

董越言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屬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俟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塞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

又言古之金城即今蘭州相去河西一帶不遠其間充國之所彊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

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
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
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餘數馬較之饋
運亦大有不同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古之
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氷泮亦難飛
渡蘭州之故蹟具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
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
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此亦非無據也漢鼂錯請
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賓靜

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非其明效歟

丘濬言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依

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

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牧馬之制大畧如此

馬文昇言我

太祖　太宗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采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賜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多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

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彼無可食用全不舉筋
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
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

倪岳言往歲虜酋毛里孩倡獗犯順竊入河套
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
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
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
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

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蓄爲之一空村邑荒凉疆埸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出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又言京營之兵素爲輭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

反墮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
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又言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
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粮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
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闗而西徒渉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
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
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
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

上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
虛名而鬻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
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言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
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
久地形之險易不同況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

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潜肆邀伏或抄掠於前邀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絶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失其衆畏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粮奮揚威武掃盡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末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乗危而復除僥幸於萬一運粮遠

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備慮西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藐至生心籓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殄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

爲無策
又言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
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
關陜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失東勝故今日
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陜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
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隘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
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
也又言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
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

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綏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穴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吊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策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又言令總兵之官以至叅戎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规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

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禀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効力知者未至於竭慮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蒲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

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夏寧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尸以登

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知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雖亦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

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又言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壯銳則教習而編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産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甚若於

巴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徙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

又言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存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覓利殺人刼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

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袪暇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輿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又言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故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伺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

又言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

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豈必

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荳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派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派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

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又言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㓙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今

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

又言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

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燠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日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冐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

孤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

又言守邊之要覘邏爲急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之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

得以先知當時奬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宜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

子謙言賊之所恃者于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發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急列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杖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真火

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乞勁又以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死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鬥之方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令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陣鹿角器具縱賊勢衆可以固守無虞

李東陽言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遂少唐兵益壯今宜勑禁茶馬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申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可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

之一端也
又言見錯言胡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貨物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馬文昇言甘凉地方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内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據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和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凉地

方誠為西地之重也漢唐以来終不能守而趙
宋全未能得至我　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
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　命内臣總兵以鎮
守其地邊境晏然事屬干城後正統初年虜酋
朶兒只伯等為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
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
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
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輙
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

賊入於河套侵擾陜西而甘凉地方稍爲寧靖
近日自成化二十年以來北虜知彼將不得人
生畜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
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
人口虜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被降調者亦
難悉數况先因　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
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
未嘗少已且陜西路通甘凉止有蘭州浮橋一
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粮運不能通援兵
不能進不數年而甘凉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

京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

又言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

綏太平雖當按戎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

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

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

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

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

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

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惟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太半運粮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粮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

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鋭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憊率多逃亡見在者孱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

李傑言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則抵塞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空繼且來如猋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鹵獲而行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此虜之患何時弭乎

又言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師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

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氊裘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馬文昇言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　貢以覘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被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

又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　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

萬狀止靠月粮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情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仰惟　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　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　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粮草或犒賜軍士或

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
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
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宜
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
又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内近地
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
邊有警其粮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
之民僣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
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

易州山厰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内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满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兹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内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兹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丘濬言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政爲通政司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臣濬言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於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有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

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

丘濬言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

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　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　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臣濬言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為

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六科衙門舊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　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丘濬言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鬭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

屢經戰陣若京師之兵則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後使邊兵之善戰者爲之給薪水給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壞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日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

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薛瑄言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十與之

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刻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頹

可以斯時而必緩講學之事乎
章懋言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粮運勞費乃命
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
利共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法近年以來
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
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致
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失利爲害非輕伏望
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人知警懼則其
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倪岳言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為成造而財力費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久弊生今計該司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

線水膠綿苧布縔絹紙劄等項料物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顧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週恐況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綳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繡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

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
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
爲得宜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
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
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𨻵晾不堪者揀定
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於各庫會有
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
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乙未夏六月

九沙山人萬表曰漸集者漸有集也灼艾集餘

集續集別集皆山人舊刻矣昔人云益人神智莫如書暑中病居長日無事時對南薰偶取几上未閱之書而閱之但覺聞見日新披玩忘倦復選録成集遂名新集云

灼艾新集下卷終